

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

走進文學的時光卷軸

◆嚴吳嬋霞(右)與何紫薇共談「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」。張岳悅攝



◆黃慶雲展區吸引觀眾駐足細閱。張岳悅攝

香港從純樸的小漁港發展成閃爍的東方之珠，社會的繁榮喚起了文化的甦醒，香港的兒童文學正是隨着時代的流轉而慢慢形成的文化產物。人稱「嚴大」的兒童文學作家嚴吳嬋霞，可謂本地兒童文學發展的推手，早在1981年，她便與何紫、阿濃等作家共同倡議成立了香港兒童文藝協會（簡稱兒協），凝聚兒童文學創作的中堅骨幹和年輕生力軍，自此開啟了本地創作及兒童圖書出版的黃金時代。何紫薇是兒協的現任會長，她的父親何紫與嚴吳嬋霞可謂志趣相投的至交好友，何紫薇也從事寫作、出版及閱讀推廣工作，並深信父親作品傳遞的價值觀，值得代代相傳。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

嚴吳嬋霞 何紫薇

共敘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

嚴吳嬋霞與何紫薇日前齊聚「南來作家手迹遺物展——走進文學時光的卷軸」文學主題講座，以「香港兒童文學的傳承與啟後」為主題，梳理香港兒童文學發展脈絡，暢談多部早期作品的創作歷程，亦回憶一眾南來作家對香港兒童文學發展的深遠影響。當二人細敘自己與兒童文學的不解情緣，也正是香港兒童文學承前啟後、生生不息的例證。

梳理香港兒童文學發展脈絡

當時光追溯到1930年代，胡愈之、嚴文井、陳伯吹、司馬文森、豐子愷等南來作家開始在報紙副刊為兒童寫作，為彼時荒蕪的香港兒童文學園地播下種子。1941年，香港第一本綜合性兒童文學雜誌《新兒童》創刊，由「雲姊姊」黃慶雲主編，其中的「雲姊姊的信箱」與小讀者建立了密切的聯繫，何紫也是其中之一。「爸爸是在戰亂時期長大的兒童，《新兒童》給了他很多心靈上的鼓勵和安慰，也成為他日後走上兒童文學創作之路的啟蒙。」何紫薇說。嚴吳嬋霞與黃慶雲及其女兒周蜜蜜亦私交甚篤，「我後來寫了一本《兒童文學採英》，特別邀請她寫序，這本書也是為了獻給我敬愛的雲姊姊。我們一定要向前輩致敬和感恩，因為他們做了很多事，我們跟着他們的腳步走，應該會愈來愈好。」嚴吳嬋霞說。

隨後，《兒童樂園》、《小朋友畫報》（後改名為《變形豆》）、《兒童報》等多份兒童期刊興起，嚴吳嬋霞當年是《兒童樂園》的忠實擁護者，她笑說：「去丹麥的時候第一站就去看美人魚雕像，因為曾在《兒童樂園》中讀過小美人魚的故事。兒童文學豐富了我們的童年，也激發了我

們的想像，不知不覺或許也會催發我們的人生志向。」1961年，新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成立，早期出版以圖畫為主的低幼及初小讀物。當時香港的兒童文學正經歷通俗文化衝擊，市面上充斥着內容涉及暴力和色情的「公仔書」，引發社會關注。1973年，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等十個群眾團體發表了《公仔書之暴力與色情研究報告》。1974年，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發表了《救救孩子》的聲明，呼籲抵制色情與暴力書刊，要關注青少年和兒童的精神食糧，重視兒童文學的創作和出版。1980年，香港兒童教育及文化界人士和團體聯署了一份《關注少年兒童的精神食糧》呼籲書。1981年1月，第八屆青年文學獎舉辦了「展望八十年代的香港兒童」研討會，出席者有何紫、阿濃、嚴吳嬋霞、陳淑安、韋惠英等人，會後建議成立一個專門團體，推動香港兒童文學發展。同年11月，香港兒童文藝協會正式成立，何紫、嚴吳嬋霞和阿濃先後擔任會長，自此開啟了本地創作及兒童圖書出版的黃金時代。嚴吳嬋霞憶述道：「我們匯聚各界專業人士，包括作家、插畫家、音樂家、教師及社會工作者等，關注香港兒童文學和青少年成長的人都可以參加，共同壯大協會的力量。」

專注兒童文學此情不渝

兒協成立後，積極舉辦兒童文學節、兒童書插畫展等活動，亦邀請世界各地的兒童文學家來港舉辦講座及研討會。1987年，首屆「滬港兒童文學交流會」於上海舉行，自此每兩年一次，滬港兩地輪流主辦兒童文學研討會，至今已跨越30餘載……如今，會長的接力棒已傳到何紫薇的手中，兒童文學的種子，在一輩輩作家的用心灌溉下茁壯成長，終枝葉繁茂，碩果累累。

嚴太當年在羅富國教育學院畢業後，當了五年中學語文教師，偶然間聽聞「children's literature」一詞，即引發了她的濃厚興趣。上世紀七十年代，她隨丈夫遊學英美，在英國修讀了兒童文學與圖書館學，並耗



◆展覽中的「童塗新趣」互動區以《新兒童》封面為設計靈感，吸引眾多觀眾參與。張岳悅攝

時八年走訪英美多間圖書館收集相關資料，再逐句抄寫在卡片上。「雖然辛苦，但很值得。」這些筆記後來匯總成為《魯迅與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》碩士論文，並於2020年出版成書。她擅長童話創作，產量算不上很多，何紫是她的伯樂，曾說她「惜墨如金，但篇篇精品」。她多次獲得內地和香港的重要文學獎項，如《姓鄧的樹》1987年獲得兒童文學巨匠陳伯吹先生創設的「兒童文學園丁獎」之「優秀作品」獎。「為兒童寫作其實很難，我們首先要了解兒童，也要有創意和想像力。兒童文學的寫作其實很嚴肅，但又很好玩。」她說。

何紫薇2022年創辦了非牟利機構「何止文庫基金會」，致力傳承父親的兒童文學事業，整理並重新配圖出版其作品。她自謙想像力不夠，未能開始兒童文學創作，近年則編寫了研究何紫文化工作的專書《潤物無聲——何紫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》，收錄何紫自述及其15位至親好友的訪談，不僅記錄何紫和同代人為香港文學及文化所作出的貢獻，亦間接呈現當時的文化氛圍和時代面貌。

籲社會各界更關注兒童文學

嚴太曾在「新雅文化及山邊出版社」任職多年，談及這段經歷，她不禁感慨：「兒童書的出版是辛苦的，我們都在用心力去做，『捱』到了今天。其實不應該用『捱』來形容，我希望大家不只支持兒童文學作者，也應看到插畫家和出版社的努力。兒協也不只是培養新作家，更希望發動整個社會關注兒童文學，兒童文學的發展離不開家庭、學校和社會各界的支持。我1997年受邀擔任香港書展「兒童天地」籌委會主席，更希望藉此繁榮香港兒童圖書的出版。」她亦冀望，政府給予兒童文學更多關注，尤其是在出版範疇，「沒有兒童文學，便沒有成人文學；沒有小讀者，就沒有大讀者。」她致力推動香港兒童出版事業及青少年兒童閱讀40餘年，如今仍然在路上。

◆去年香港書展「文藝廊」中設專區展出兒童及青少年文學作家的珍貴藏品。張岳悅攝



◆首屆滬港兒童文學交流會合影。兒協供圖

梅派青衣煉雯晴 京劇「虞姬」走進昆曲《牡丹亭》

上海京劇院梅派青衣煉雯晴跟着80多歲的「昆大班」老藝術家梁谷音，扎扎實實地學了一年半的昆曲《牡丹亭》。她很少飾演「杜麗娘」這般溫婉、優雅的角色，日前在上海周信芳戲劇空間「匯報演出」時，戲迷們都很震驚——這竟是京劇舞台上那個耀眼的「虞姬」。

「昆曲和京劇在表演風格上確實很不一樣。」煉雯晴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表示，昆曲表演是內斂的，婉轉而細膩，京劇表演更外化一些；昆曲唱腔沒有「過門」，需要合理調整自己的氣息，邊做身段邊唱戲，很考驗氣力。

「梅蘭芳先生非常重視昆曲，常演的昆曲劇目有幾十齣，認為京劇演員學了昆曲就能在舞台上更加

得心應手。」作為京劇大師梅蘭芳之子梅葆玖的入室弟子，煉雯晴謹記師訓。「梅派藝術是一門多元化的藝術，梅蘭芳先生打破行當界限、博眾家之長，他的表演藝術才會被推為世界三大表演體系之一。」

兩次蛻變都與「虞姬」有關

對於煉雯晴來說，塑造「杜麗娘」是她戲曲人生中的第三次「破繭」。她的前兩次「破繭」，則都與「虞姬」有關。

2012年在杭州舉辦的一場梅蘭芳先生紀念活動上，梅葆玖看了她出演的「虞姬」，覺得「這孩子條件挺好」，次年在上海正式收她為徒。「梅老師

晚年致力於京劇的傳承，他的弟子分布很廣。」在煉雯晴的印象裏，梅老師從未發過火，對誰都很親切；最看重對角色的理解，說戲前會寫下「人物小傳」，讓弟子們都看一下。

2019年，音樂大師譚盾創作的京劇青衣與鋼琴的交響詩《霸王別姬》在布魯塞爾上演，煉雯晴飾演的「虞姬」與鋼琴代表的「霸王」展開了一場震撼觀眾的對話。「挑戰很大，因為要去感受鋼琴的語言。《霸王別姬》裏有一段經典劍舞，我也做了一些改動，譚老師說青衣「虞姬」不能『獨自美麗』，要和鋼琴『霸王』有交流。」

最近一段時間，煉雯晴欣喜地發現京劇正在年輕化：戲曲劇場湧入大量「90後」「00後」，部分流



◆煉雯晴在上海京劇院排練昆曲《牡丹亭》。中新社

行歌曲試着融入了昆腔京韻，社交平台上的一些熱門短視頻也貼上了「戲曲也國潮」的標籤……她深感自己責任很重、路還很長，未來還要學習更多其他行當和劇種的精髓，像梅先生、梅老師那樣，在舞台上成為美的化身。

◆中新社